

發行地點 1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2 大石作軍社出版部
3 漢花園北大出版部
定價 本報十五枚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二角
郵費每份五分

京報副刊

第三一八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真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謠
編輯部
總發行處 1 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2 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樓社
出版經理部

全國國民應集中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彭激清

何謂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全國各階級共同合作的一個民族革命形式，不是封建社會崩潰時一個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崩潰時一個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換言之，就是從宗法社會崩潰後過渡到社會革命的時期所需要的一個革命過程，而且是將來社會革命所必由之路。這國民革命是否必要？是跟着各國經濟和政治狀況而決定的，不是在任何國家及任何時期均需要的。現在我們看中國此時是否需要國民革命？中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而且是半殖民地地國家，一切經濟政治大部分是受外國帝國主義者所操縱，中國國民是處於國際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軍閥雙重壓迫之下。在此時國民所需要的革命方式是打倒帝國主義同時也要打倒國內軍閥才有自強之可能，就是說國民此刻的重大工作是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只有國民革命才用得着。因而此期中

國任何階級無不受此二重——國際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在目前的形式看來只有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是解決中國國民痛苦之惟一方法。雖然國民革命的勝利，大多半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其他階級也有參加之必要。雖是各階級所需要的利益不同，然而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各階級都是同一目的的，故此時只有國民起來革命才能脫此兩重壓迫。且國民革命是含有對外的民族革命對內的民主革命兩大意義。處在這半殖民地地中國國民，應站在一個共同的聯合戰線上，去謀對外經濟的獨立，及對內政治的自由。無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或其他階級都有聯合之必要及可能，這種聯合戰線就是國民革命。

資產階級 處在廣大的半殖民地地經濟落後之中國資產階級，他的一切利權都縛束在外國帝國主義者之手。因本國工業不發達，生產品不能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競爭，且同時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生產過剩，必向其他弱小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發展，用侵略手段奪取商品銷場。現在中國的手工業雖在崩潰中，然而本國的機械工業還未十分充分的發展，即手工業之崩潰不是受本國機械工業發達而打倒的，乃是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充分的輸入內地而打倒的，在這種本國工業尚未發達，而外國商品已充分的輸入的經濟形式之下，不但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充分輸入，且本國一切生產機關均落在帝國主義者之手。因此資產階級欲謀經濟自由發展，必須取得本國一切生產機關，和抵抗外貨輸入之政權，以免受外國大資本生產商品競爭之危險。但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充分的輸入商品和發展工業，必須扶植一派軍閥，在表面上或暗地掌握了中國一切政權，如操縱海關等。一方面將洋貨輸入，同時他方面將中國一切原料充分的輸出，使中國工業陷於無發展可能之地位。這樣一來，資產階級欲謀經濟自由發展不能得到政權是不可能的，要得到政權必須打倒軍閥，然軍閥所依賴的是外國帝國主義

十一月十四日

- 全國國民應集中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 女性美(四)(續上月十五) 彭激清
- 旅蜀日記(十八) 李志仁
- 毋我自己的憂(三) 羅文漢
- 慘無顏色的人生 孫福照
- 徐州人的主張 王森然
- 關稅自主與中國存亡 王銘巖
- 牛淼泉

者，要破除這二重壓迫，務必參加國民革命！

小資產階級：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固然要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之必要。因帝國主義者破壞了中國資產階級經濟自由發展之條件，小資產階級因本身資本狹小，感覺生活不安，也促成革命之可能。且欲延長他的生命，亦必須參加國民革命！

智識階級：智識階級本是小資產階級中之一部分，他本身並沒有確定經濟的基礎的，他因為沒有固定的經濟條件，不能成整個的一個階級。乃其與小資產階級及軍閥或其他階級而生存的。因此有不固定的經濟情形，故其行動也是不一定的，有時可以趨向革命，有時也可以反對革命的。所以他在社會上做了一些幫助被壓迫階級革命之功績，也做了許多反革命的罪惡。但他的生活為甚麼感覺如此不安且痛苦？

不是向資本家或軍閥討活，就是參加被壓迫階級革命運動，根本的條件乃是無固定的經濟地位。要解決此問題，務必就目前大多數民衆所需要的條件，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農民階級：廣大且經濟落後文化落後之半殖民地之中國農民占有過半數之數目，一個如此多之人口之農民階級應參加國民革命，固不待言。然而他與環境的關係，力量不易集中，不易參加革命運動。尤其是知識幼稚，不明瞭

政權是否需要？但是受了外貨之侵入，破壞了他的經濟範圍，加又本國軍閥時常加捐抽餉或兵匪之騷擾，也可促成革命之可能。且其事實上要解決生活不安之痛苦，亦須參加國民革命才能得救！

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要解決他終身的痛苦，本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可做到。且社會革命亦只有無產階級能做主力軍，因他有大而且嚴格的組織的共同生活共同生產。但在這工業落後文化落後之中國工人，此時還用不着無產階級革命。因他革命的對象是本國資本家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這種革命時期，必定要本國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最高形式才有發生之可能性。可此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很幼稚，中國的政府還不是一個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封建軍閥的政府。故此亦只能幫助資產階級去做國民革命的工作。雖然國民革命的勝利大半是資產階級的工作，無產階級也可得到政治上小部分的權利。且打倒國際帝國主義與軍閥亦是目前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共同目的！

流氓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是些失業的工人，退伍的兵士，找不到固定的生活的學生和教員，（智識階級之一部分），失業的農民，及流氓和土匪。這個流氓無產階級怎麼產生呢？不待說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者製造的。失

業的工人是工廠主和礦主從工廠中及礦山中批去來的一大批年老的有疾病的身體的不中用的工人，資本家為着多利剩餘價值，減少其長工作時間，增加生產速度，自然要招些年壯的強健的聰明、服從的工人。從前在廠的工人過了幾年的機器生活，一因天然的才力自然而磨了，變成了不中用的廢貨，資本家一經大不合算，去招些有能力的青年工人來罷，於是離從前廠中不中用的工人滾蛋罷！這班工人出了工廠到誰處謀生呢？資本家和礦主不要，還有何處容他們安身！不待說流氓和土匪就是他們的徽號。且工廠中及礦山中還是一批一批的去來，失業的工人愈多了。軍閥們的戰爭是無止境的，他們的工具是槍械和兵士，小的戰爭死傷數萬，大的戰爭死傷數十萬，今天一仗，明天又一仗，他們那管兵士的生命呢！負傷的兵士是不會戰鬪了，自然招些非戰的來罷！負傷的兵士解散了退伍了，跑到流氓階級的隊伍中去了。鄉村的農民，受了軍閥加捐抽餉及兵匪的搶劫，便家窮財盡，失去耕農的職業。社會上失業的愈多，智識階級的體力薄弱的學生和教員，到固定的生活，也是很困難，因此變成了流氓。總之流氓無產階級要解決生活問題，不打破軍閥和帝國主義，不參加國民革命，確是難辦到的一件事！

水 洪

告青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隨筆)
漆黑一團的遠處

木 天
雲 鳳
谷 鳳
通 信
上 海
民 路
九 十
全 中
一 瞬 間的黃昏
沈 鐘 週 刊 第 三 期 目 錄
悲 多 汝 傳 (正 文)
林 如 樓
楊 海 輝

國 魂
新 華 門 畔
十 月 三 十 日 出 版 目 錄 如 下：
孫 文 主 義 與 國 家 主 義
A. (Tchekov) 著
周 倫 超

間，則為二十五種。但此地應當注意，我所說的，是腰圍，不是腰圍，這是完全兩樣的：那腰圍是直徑，周圍，平時慣是量衣服時候用的，是圍周。後者的數目，為前者的三倍而有餘，無論如何，總應該超過六十種這個數目。介乎肩及腰之間的，是臂部的闊度。這個比較測量的結果，在男女兩性間是出乎常規的，因為與身體各部相反：女子的比了男子的更要大。男子臂部的闊度，平常不過三十一種，而女子的，其中均數為三十二種，有時竟常超過此數，到三十四種呢。

其次：我們試看下肢的比例。倘然我們從髖關節處量起，便可以曉得腿的長度，等於頭長的四倍，或者等於頭及軀幹之和：倘然把分做兩節段了比較，那末大腿的長度，等於小腿及腳的總數。至於腳，比了頭還要長，却等於拳頭的圍周。這個測量方法，我們平常在購鞋子的時候是常用的。

在上述種種的度量計中間，我們曾經注意到關於肩部，腰部，臂部三部份直徑的特別之處。這三部份的關係，構成了女子身體上特別體格。所以我現在再來把牠們的比例列了一表。下面便是測量所得的計數，是根據了現在歐洲人士所承認的平均數算出；看了這個表以後，我們再來研究由牠所產生的結果。

男		女	
肩部直徑	〇・四七米	〇・三六米	
腰部直徑	〇・二五米	〇・二二米	
臂部直徑	〇・三二米	〇・三四米	

從上表，我們可知女子臂部的所以特大。實在是由於肩部闊度（〇・三六）及臂部闊度（〇・三四）兩數相差極小的緣故；並且，牠們的臂部本來是比他們的（〇・三二）大，所以牠們的腰部——本來是比了男子的細——也就愈加顯得細小。因此，我們可以說，她們腰部外形的細小，不但因了她原來直徑的細小，也因着腰部及臂部的直徑，相差得的太大的緣故。（未完）

旅蜀日記

羅文漢

七四，人生所為何來？由何而去？

——臨江城頭問江水——

十八年的往事——十八年的夢——真真實實地，明明顯顯地，完完全全地，簡簡單單地，由昨夜一個春夢再現出來；可充「俾我十八年自傳。」糊塗的人不了解，或許嫌她太虛隱殘簡，老實說：牠是表現了經濟了又經濟的；除了牠，就是拿我平素崇拜的文學家——做阿Q正傳的魯迅，寫貴族兒女瑣事的曹雪芹，作一百單八個強盜賊史的施耐庵等等——萬萬也

靠不住能把人家十八年的往事用一個怪夢揭寫出來，而且揭寫得真真明明完全簡單。若是製成像夢一樣，又這真真明明完全簡單的影片重演出來，至少也須演十八年。

「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根小細繩，用來穿串往事——夢——的阿！」人們的生命，不過是一小珠水點兒，（大江神面的水點兒），不知奔奔忙忙地要流到那裏去啊！

「嗚呼！江水！你時時奔忙，所為何來？人生是無價值的，無意識的，只有苦痛的阿！說什麼成敗興衰，貧富貴賤，喜怒哀樂，真薄美愛，亂烘烘一塌糊塗，到頭來盡都是徒為無目的的努力，荒塚一推草掩沒——來無處，去無踪，前也空，後也寂！」

「不對嗎！是！我素來也很懷疑厭世不對。不錯！人生實在有真價值在，有意識我也相信，但是江水！究竟你時時奔忙，所為何來？厭世不對，那末一定是來求快樂無疑？」

「又不對嗎！是！人生本來有不以快樂為目的的，快樂不能算人生絕對目的，況且快樂要從痛苦中求來的才可貴，是了！我明白了！人生既然不以感情——痛苦，快樂——為目的，儘可拋棄感情，一輩子像輕氣般飛飛？」

「又不對嗎？人是拋棄不了感情的嗎？那末只有糊糊塗塗像豬仔過一輩子？」

（十月十八日出版）

時局短評

時局一瞥

第十四

青田

世莊

狂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

2 狂 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列下

在死人之側（翻譯）

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
意義

時事短評
世莊

本報每週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
銀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
元總發行所北京法大舊軍週報社。

的 版

春之消息(散文)
丁大王(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運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對於國民最低限度的希望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代售：零售每份銀元四枚，郵寄二分，(歡迎
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都不對！唉！究竟人生所為何事？」
「人生為人生而來！」啊！這句話好新奇！

「哦哦！原來人生不以感情為絕對目的，而以人生為人生絕對目的；而人生不能脫離人類社會生活，所以要負人類社會發展的責任，其說得有理！最令我佩服你的話是：根本上自己發展自己，方能發展人類社會；不贊成像豬仔，不贊成像雞氣。尤令我感佩的是：告訴我是有感情的事物，萬物皆靈，不以人為人生絕對目的罷了！但牠却是人生目的的副產物或阻礙物——痛苦是人生生活破壞現象，快樂是人生生活暢通與誘進。——但是江水，人生為人生而來；結果由何而去呢？」

「啊！——留海洋永遠，由海洋昇天！」
「這句話未免過於滑稽！哈哈！……」
七五 結伴。

晚飯後，因為早上店主人告訴我們說：店的外對門有位成都老誠法政學生劉慎三先生，聽見我們要上成都，要來結我們同伴，所以我們便去會劉慎三先生。劉慎三見了我們，十分客氣，說明了他結我們同伴的理由，並問我們三天起身？他要再歇三四天等一個朋友到來同行；我們本擬早走一日越好，不過一來因為托爾在何齊的包裹尚未縫起，二來一晚上聽見嘉

定上頭江口一帶危險，巴不得多多結幾位伴一路走，所以他又要再歇三四天，也只好勉強答應。

他約我們到本地較闊的玉堂茶樓吃茶，初時他問我們路上情形，後來談到滇川企業，生產，消費等一類的經濟問題，又涉及現時中國的法律政治問題，最後我們問他成都的學校狀況。茶錢他入茶樓時便悄悄開了！我們出茶樓，他有事分頭去，他別告我於八時來店場談。我們回店，即命么師買很多點心等他，而他不出來。

七六 算命(一)。
無聊極了！
這旁有一個擺弄許多「相」字用稻草測量人手構台所寫某「相」字以察人命運的攤子，我錢無多。我也走過去開心一下。(當然是開心，未必我沒迷信！)

他端詳了我的面容，照例拿一根稻草比了我的手，摘斷成節，硬要把那些草一節一節的逗合一個上書「貴人之相」的「相」字上，勸容我道：
「先生非凡人也！」
「不是凡人，難道是鬼神不成？」我這樣說，旁觀者皆引笑。
「唔！不是這樣說！」他沈靜着說；忽又

一轉，「先生，我聽你的口腔，怕不是本地人？」

「不是！」

「先生是那處人？」

「是從雲南來的，要到成都去。」

「恭喜！恭喜！此去一定大吉大利，具官發財！」

「何以說得？官是沒命當的了！然發財也不容易！」

他又端詳了我手臉一會，慢說道：

「先生何必自餒！——先生此去成都，有何公幹？」

「到成都去隨便謀點差遣，或是隨便做點小本經營。」

他又將我左掌紋細細研究，說：

「唔！我看先生智識線很長，在愚下的意思：先生還是從軍政兩界活動的好，而今天下有志男兒，誰不從軍政兩界去，何況先生命中，本來有團旅長和道尹的希望！」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不過無錢運動，如今在軍政兩界活動，捨了孔方兄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先做生意，錢多了再改行。」

「也要付！——一輩子做生意就誤了！」

「你看進學堂好不好？」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唔！——唔！」

「亂世讀什麼書！用不着書！你從學堂畢業，人家已縣當省長督軍了！自己誤自己！」

「據你說，那末做工務農更不中用了？」

「笑話！笑話！像先生這樣人，做工務農！」

他說完了，又細細看我拿紋，——正面看，側面看，曲起小指看，——放手說道：

「先生命真好，不是得凡人，除了一生穿者不盡外，有四房之福（四川風俗以娶妾多為榮），元配最賢慧，二子一女送終；只是先生真見怪，先生掌中的壽星線有點差池，——十八歲，二十六歲，三十歲，要防備——先生貴庚？」

「丙午。」

「呀！今年正是十八歲，先生若肯多花幾文錢，待愚下開先生細細的推算？」

「要好多？」

「替富貴人算命，一元不多，八角不少！」言罷目中合很大的希望釘着我，旁觀者也都注視着我；我很慷慨的在衆人眼光中，從容從口袋裏把錢包拿出來，而且招出一大塊，旁觀的似乎都驚我漂亮，他十分欣慰。

比及他接至手內看時，却是一大塊雪百銅元，旁觀的搖了頭，他大大失望起來，我却向

他老實說：

「一個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那裡有這許多錢來花！」

切我自己的臺

孫福照

未到三週歲半，我就上學了。你們以為這是光榮而非切臺的事罷？其實不然。父母管束我不住了，所以不得不送我上學去。本來決不想在年稍去開始這一生的大事的；不過第二年是沒有春日的，因為這年的立春日已在第一年的十二月，而第二年的春卻沒有在第二年的十二月內，這樣沒有立春的年份叫得「木年」，小孩不該在木年上學，以免讀書不靈敏。我在家的搗亂使我的父母不能等候到第二年送我上學。所以就在我三週歲餘的年底送我上學去了。因為第一次上學是要拜孔子，拜先生，分送染紅的上學料，有種種儀式的，而且帶着一柄燈籠，上面寫着「文星高照」，字是紅綠相間的，還有一株葱，從葱字的音而祈求將來讀書的聰明，還有幾粒蓮子與三粒桂圆（龍眼），是「連中三元」的象徵。第二年新年去開始讀書時是沒有這等瑣事的了，所以雖是木年也不要緊了。

中桂花樹與紫荊花的花壇都是石條而用生鐵鑄搭的，這就是因我而設的。當初，花壇都是磚砌的，然而我，雖然學步以後沒有長久，屢次去拆毀，叫了泥水匠修理多次，我卻去拆毀多次，一直到改為石條時為止。

曾祖父的便溺最後的一個是錫做的了，然而，據母親說，以前有許多是瓷質淡的好便壺，都被我打破了。曾祖父在那時雖已有八十歲，永不肯讓人倒他的便壺，他每天倒後放在屋外，等到晚上再舉進去。我，不知爲了什麼，必定去舉起來擲破他。據說這樣擲破了七八個，他就想避免的方法了，他以為放在露天覆着的酒罈上，一定是可以安全的了。然而，我雖矮小不能舉酒罈上的便壺，卻推倒酒罈，而便壺終於破了。於是看見了用錫便壺，而我的破壞手段贏得三歲半就讀書，贏得在書塾中凜凜的戰鬥，贏得現在如泥塑木雕的毫無生氣。

慘無顏色的人生

王森然

漫漫地長夜，
飄忽迷離的夢裡，
將我扭到殺場去！
呵！槍斃呀！
我倒不是怕懼頭暈，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自由

時事述評
關稅會議之議案
金佛郎檢案
金佛郎案到底怎樣？

（於十月十七日出版）

文文伯

進

時事短評
（一）關稅會議
（二）十月二十六日的真像

（十月三十日出版）

許齋

夢龍(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殺(小說)
夢(舊重)

委桂常
全平
資平
靈鳳

發行所
上海四
馬路光
華書局

黎震甫給哥爾基的信(二) 煒譯

淺草社編輯
馮至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訂閱 全年大洋三角六份外埠五角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處轉
發行處：北京銀廟十九號

只是心裏說：
死，倒也乾淨。

呀！黑豆一般的槍口，
對準我的眼睛。

我底血管驟縮了！
問他為什麼殺我？

他拿出一團紛亂的黑絲來，
說是我抽不斷理不清的模型。

我也莫明其妙，
只是心裏說：

死了倒也乾淨。

呀！不要開火！
我的心底了！

想起我的，髮黃瘦的母親。
我惶悚着，傍徨着懇求緩一分再死；

咬斷血淋淋的手指，
在衣襟上白竹的寫：

媽媽！你不要哭我！
我上慘無顏色的人生。

拍地一響，

原來，正是深夜夜靜；
朔紗窗外，殘月朦朧。

淚涕濕了半枕，
猶陣陣度來子規的啼聲。

徐州人的主張

王銘巖

昨天讀本刊上登鄉友鶴軒君的「重九憶徐州」一文，同深慨嘆呵！向來懶於動筆的我，這次也覺手癢，所以不計好醜大膽寫幾句劣文占本刊一點寶貴的篇幅，對不起的很！

近來南北東西大大小小的軍閥，不問主人請否，都先後聲言要光臨我們的徐州。現在先到的已動起野蠻來了，報載孫張打的落花流水。我想不獨軍閥自相殘殺血尸遍地，大兵所過，村舍為墟，人民慘苦，筆舌都難以形容哩！我們同鄉誰無父母兄妹，這等恐怕想找一塊樂土避難都不能得，逼着非遭蹂躪不可，可憐哪！可哭呵！

我們躲在北平叫苦，自知是沒用的；但是不叫苦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如果有比大軍閥還大的實力，我們就馬上厲聲厲色地向他們——軍閥們——說一句「都走開」！也許他們都真捲旗息鼓，棄甲曳兵而走。可惜！我們沒這麼大的實力，有什麼辦法呀？至於乞求式的逐客令，我們是不願意下的，因為不但有失主人的身分也沒絲毫的效果。——究竟怎麼辦呢？

「筆掃千軍」這句詞雖然是古人說的，我很懷疑！我鋼筆啦，毛筆啦，——都無所不有，總自認有這麼大的筆力，恐絲毫都不能播動徐州方面軍閥們的「軍萬馬」。或者古今筆的效能有不同呵！

是的，筆能寫討某某的檄文，也能做老長攻某某的電稿，我們固然以徐州主人的資格配做檄文或長電討他們軍閥，實際上料定是沒用的。「筆掃千軍」的話，我仍然是不信服的。古今來「筆掃千軍」的筆能寫實現的，那多半倚仗着實在的力量，決不是單純的一管筆力。

我們現在希望奉軍和聯軍戰爭的空間和時間縮到最短，免得人民糜爛不堪，唯一的辦法，就是：請求國民軍軍長馮，岳，孫趕迅站出來，宜明惠事專人的主張，並且一方面派全權代表與政府磋商一個平允的具體調解計畫；一方面都要調兵遣將預備壓迫奉軍和聯軍服從。倘他們——奉聯兩軍——肯於限期內俯首帖耳就範，那就妙不可言，否則，就聲罪共討頑強抗命的軍閥，不到撲滅不止。這種急者千慮一得之言，國民軍領袖果認為不差，請從速採納才好！勿再猶豫，使大局愈演愈糟，不堪收拾和補救了！

一九二五，十一月，一日。

